

蜜蜂围着女人飞

怪怪的,春天老熟了,花儿陆续坐果,隔三差五的,蜜蜂总是围着莉子飞。

蜜蜂黏看莉子,落在她的手臂上,歇在她的眉宇间,停在她的额头上……执着的蜜蜂不吭声不抖动翅膀,就那么静静的,任莉子的心跳打湿它们的目光。

眉宇间、额头上的蜂子的目光莉子看不到,但落在莉子手臂上的蜂子的目光含情脉脉,能拧下水来。

莉子怕蜜蜂,怕昆虫。

蜜蜂停留在莉子身上时,她惊叫。惊叫有两重意思,一是要吓走蜂子,再一是让人来帮忙,赶走蜂子。

莉子的惊叫没有吓走蜜蜂,估计蜜蜂和莉子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,蜂子听不到。惊叫是能呼来人的,来人见泊下的蜂子,伸手拂动下,蜜蜂飞起,却是不走远,“嗡嗡”的围着莉子转,寻找机会再落下。

唤来的人是芸子,芸子是莉子的好朋友。

赶走蜜蜂,芸子和莉子开玩笑,说:莉子是花呢,招蜂惹蝶。莉子说:去,去,去,还花呢,狗尾巴花差不多。

芸子不饶,说:不是花,蜜蜂怎专找你?莉子不知说什么好了,也是的,即便是和芸子手牵手,蜜蜂不找芸子,却专找莉子。

说话间,又一只蜜蜂来了,是一只金黄色的蜜蜂,它毫不犹豫,飞落在莉子的口角边。莉子大叫,却不敢用手拂动。芸子站在一边“哈哈”大笑,说:这蜂子见色起意,亲你哦。

莉子的嘴角痒痒的,竟说不出话来。

一天接着一天,莉子有些习惯了,蜜蜂也就是在她的身上停留一会,不咬不蜇的,何况蜜蜂是勤劳的象征,授粉、酿蜜,是人类的好朋友,是益虫。

莉子是个有想法、勤劳的人,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去城里了,莉子相反,农大一毕业卷铺盖回了村子,流转了村子里的土地,当起了真正的农民。

田里的活要人做,莉子和农机合作社有过协议,一个电话打过去,各种设备就下了田,过去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早过去了。莉子干啥?专做些新花样,比如稻田养鱼养虾,比如种植新奇瓜果、花卉,等等,就是要让亩均产出几倍几倍地增长。

莉子做得不错,过去一个村民组做的田,她一个人担下来了,当然还有助手芸子。

莉子爱在田地里打转,转着转着就有了新思路。芸子说:莉子一眨眼就是个新主意。莉子回说:大学白念的。莉子的主

意有用,比如说,田埂总是闲着,莉子让人找来了夏枯草、半枝莲、打碗花的种子撒上,过去它们是村子的老住户,由于滥用除草剂,它们背离了故土,现在是把它们请回来的时候了。比如,水田里少见鱼虾了,特别是当地的小鱼、小虾,都跑去大河大湖,莉子请人去河里、湖里捕来,放进花水沟和水田里,莉子要营造一个小环境,让鱼虾蹦跳的光景在流转的土地里再现。莉子实际上是在逼自己的生产活动更生态、更环保。

也就三两年功夫,莉子流转的土地和生活的村庄发现了大的变化。水清了,鱼虾在家园里浅游。树绿了,飞鸟在乔木、灌木里自由安家。虫子随之少了,虫头满不了,有鸟和鱼虾对付,生物链一环扣一环的。

田地里的花和村庄的花融合到了一起,村景和田野的景色更美了。

春老熟时,就有蜜蜂反反复复围着莉子飞翔,蜜蜂的翅膀透明,蜜蜂的浅泊轻巧,蜜蜂的吻甜蜜……天使般的蜜蜂是要告诉莉子什么吧?

莉子留了心,再有蜜蜂趴在她的手臂上时,她喊上芸子。蜜蜂在莉子的手臂上起落,莉子和芸子跟上了,蜜蜂如是个向导。

到了大片苜蓿花盛开的地方,蜜蜂从莉子的手臂,飞向苜蓿的花朵,再从苜蓿的紫花,飞向莉子的嘴角,反复不断,似在提示莉子什么。

芸子说:蜜蜂把你当作一朵花了。芸子执意闻闻莉子,又闻闻自己,一样的太阳味。

莉子突然一拍脑袋,说:明白了,蜜蜂在和我们说事呢,芸子,你看苜蓿田!

苜蓿田花如海,紫色的花,花意涟漪。但花是寂寞的,包括围着莉子飞的蜜蜂,花田里只有数得着的几只蜂子在采蜜。

芸子腿一拍,说:是了,是了,过去“嗡嗡”叫,吵死人的蜂子哪去了?

天人合一,围着莉子飞的蜜蜂是在告诉莉子和芸子,大地上还缺少在花间穿梭的天使。

蜜蜂仍围着莉子转,莉子挥挥手,蜜蜂恋恋不舍地飞走了。

芸子望着沉思中的莉子,说:花儿,又有主意了吧?

莉子和芸子进了趟山,搬回了几箱蜜蜂。莉子要养蜂,流转的田地里四季开花,蜂有蜜可采,有粉可传。

莉子还悄悄做件事,她要引进消失了的野蜂,当作一研究项目,让它们和小鱼、小虾一样的回家。

莉子幸运,在引进野蜂的同时,还引进了一个人,这人说要一辈子把莉子的心跳当作蜂巢。

芸子学莉子,把手张开,也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建春小小说二题

张建春

有蜂子栖落了。何止是蜂子,乡村振兴,千万羽翅膀都会随阳光而下的。

喂鸡的女人

鸡叫三遍,芹就披衣起床,梳梳洗洗,把自己捯饬漂亮了,快步去后院,打开鸡笼,让鸡欢快地奔跑上一气,再“啄啄啄”地唤上几声,然后撒出谷粒,天大亮了,鸡看得清地上的吃物。

一群鸡百十来只,有公母,母鸡多,公鸡少,精精神神的,一大早,芹家的后院就热热闹闹。

鸡围着芹,围着芹撒出的谷物,芹自言自语:斤鸡斗米,吃穷了。

话是这般说,芹还是舍得给鸡们吃的,又想鸡又想蛋的,不喂怎行?

芹家后院的鸡是标准的当地品种鸡,是一茬茬接下的鸡,芹养的鸡是从婆婆手上接下来的,麻鸡、芦花鸡、黄鸡,跳来跳去就这三几个品相。留种鸡,留种蛋,随后自家的老母鸡孵化,不从市场上买鸡苗,以保证所养鸡的“纯种”化。

芹喂的鸡,公鸡是少不了的,大鸡公在鸡群中昂着头,“喔喔喔”一叫,鸡群振奋,嘈杂出一股特别的叫声,有人说,这是过去乡村的声音,亲切。

邻家有养鸡的,鸡群闷闷不乐,女主英找芹取经,芹捂着嘴笑,清一色的母鸡,为下蛋养的。芹问取经的英:你男人何时回?英无精打彩,说:早呢,打工,半年能回来一趟就算不错的。芹又笑,挤巴着眼说:还怪。从家后院逮了只公鸡塞给英,说:混养,清一色怎行。英脸一红,叹了口气,说:好。

芹家的老母鸡下蛋勤,常有左邻右舍拿了鸡蛋来换芹家的老母鸡蛋,这是当种蛋,拿回家孵小鸡的。芹家的鸡蛋出鸡,孵化率高。芹乐意,芹说:我家的鸡有后,就有鸡亲戚了。

冬深时,芹忙着孵化小鸡,五六只老母鸡同时开抱,初春小鸡出壳,毛绒绒的一堆,近两百只,芹精心照顾,待鸡大了,逐渐淘汰,公鸡从半斤八两时就卖,最终留下个百把只,养在后院里,下蛋,当老鸡卖。公鸡红冠滴滴,母鸡油光水亮,这一定是好鸡。芹经验丰富,年年将鸡养得周周全全的。

芹不是以养鸡为专业的,她的主业是经营小超市,超市里啥都卖,鸡和蛋也跟着超市的货物走。

不过,超市中最受欢迎的还是芹养的鸡下的蛋,说,这蛋正宗。还有蛋不正宗的?芹反问。买蛋的人就把头向芹家的后院伸,一群鸡正打打闹闹,领

头的公鸡昂着头,“喔喔喔”地唱歌。

芹高兴得点头,说:有公鸡加持的蛋,肯定是好蛋。芹家的鸡蛋不够卖,从英家调蛋过来,芹心中明白,英家的鸡蛋是芹家的鸡种下的呢。也有其他乡邻拿蛋来代卖,芹丑话讲在前,不能和自家的鸡蛋一个待遇。愿打愿挨的事,乡邻们好说。

到了春节前,来芹家捉鸡的人多,芹不喜欢人家说来买鸡,卖鸡有点残酷,买去了还不是杀了吃?捉就不一样了,捉回了还可能养着。芹知道这是自欺欺人,但还是愿意这般说。

仍是鸡叫三遍,芹起床,兜了谷物去后院喂鸡,边撒谷子边叨咕:小鸡小鸡你别怪,你是人家碗里一道菜,今年早早去,明年早早来。谷子撒得慢,鸡们吃了一粒等下一粒,芹的眼角有些湿。

芹的老公这几天从省城回来了,任务就是帮着捉鸡,散养着的鸡不好捉。来买鸡的多是从网上约的,芹爱拍个鸡的小视频传网上,发个抖音啥的,买鸡的人熟悉芹养的鸡和鸡蛋,早早三五只的约了。客人来,看上哪一只,芹的老公负责抓,捧得贴天飞,后院和小超市就不断的“咯咯”笑,有了年关的氛围。

芹心中有数,公鸡和母鸡都得留下几只,卖尽了,来年喂的鸡就变味了。芹的老公逮鸡卖力,最终留下的鸡都是跑得快飞得高,强健的,也算是物竞天择吧。

英家的鸡芹也是帮着卖的,不过是和顾客讲明白,芹不欺人,好在英家鸡的品质不比芹家的差。

晚上,芹的老公搂着芹亲热,芹一推再推,说:逮鸡,一身的鸡味。芹的老公一把抱了芹,说:公鸡味。

芹的老公和芹商量,春节后搬省城住。芹不同意,说:鸡咋办,不养了?芹有后话,鸡是一版版养下来的,不能断了。芹还有个想法,和英一起办个公司,联系农户专养一辈辈传下的土鸡,千好万好,千鲜万鲜都比不过祖上传下来的芦花鸡、麻鸡、黄鸡,蛋好肉好汤好,三好合一,还不是大好。

芹还有个创意,网上开辟个窗口,播一只土鸡的长成过程,让顾客跟踪,明明白白地养鸡。芹很是兴奋。

乡村振兴,当地物产振兴在列。

剩下的公鸡还是叫了三遍,芹披衣下床,手中的谷物撒下了,公鸡“喔喔”,母鸡“咯咯”,一天不疾不徐地又开始了。